

第三回 三歲喪父

話說李氏夫人從甜夢中醒來，睜眼一看身旁的寶貝兒子，真是啞吧入洞房，心裡有說不出的歡喜。可是盧行瑫卻是一半歡喜一半憂。他強作笑臉，把熱騰騰的飯食端到李氏夫人面前：「夫人，您請用飯！」儘管盧行瑫挺會裝，在李氏面前盡現歡顏，但聰明細心的李氏夫人也發覺到他神情有異，內心似有苦衷。經李氏夫人的再三追問，盧行瑫才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說了出來。李氏夫人一聽，好似晴天霹靂，腦子嗡的一下就昏了過去。盧行瑫一看可嚇壞了，夫人醒醒！夫人醒醒！

盧行瑫頓時心發毛
他驚慌失措喊聲高
叫聲夫人快快醒了
千萬不要把嬌兒拋
未來之事難以預料
和尚的預言信不著
世事變化多有奇巧
何必為將來把心操
嬌兒還需妳來照料
哺育的重擔要妳挑
若不把嬌兒呵護好
豈不是前功盡棄枉徒勞
李氏她迷中清醒全聽到
不由得心如刀絞淚濤濤

實指望老來得子能夠有依靠
卻不料得來佛子竟然靠不牢
莫非說送子觀音跟我開玩笑
莫非說我命中無子空喜一遭
莫非說我前世謗佛未曾修好
莫非說我打僧罵道把經卷燒
莫非說我扒墳掘墓毀壞寺廟
才有這佛子進門讓我受煎熬

這些年來李氏夫人誦經禮佛，就為求個兒子養老送終，延續香煙，可是萬沒想到兒子將來卻是佛門中人，這真讓她無法接受這個事實。您別看她拜佛信佛多年，可是她對佛陀教化眾生破除妄想執著的道理並不明白，對佛教的真正教義並不理解。

世上有這麼幾類佛教徒，一是信佛的人，只相信佛說的道理挺好，可是他自己不能做，不能深入去修行。二是求佛的人，為了某些事，到寺院裡燒香拜佛，拿點香蕉水果去行賄佛菩薩。燒燒香，上上供，求佛菩薩你保佑我身體健康，保佑我升官發財，保佑我找到工作、平安順利。其實這種人是屬於迷信而非智信。你要按照佛菩薩的教導去做，改過遷善，無私奉獻，你不求也有；如果你做不到，你想求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你春天不下種，夏天不除草，秋天想等豐收，哪有那便宜事！

還有一種，就是學佛的人，他不僅相信佛理，還能如理如法的去做，能學佛的慈悲、學佛的毅力、學佛的勇氣、學佛的喜捨。在佛法興旺時期，這種真學佛的人多，可是在佛法沒落這個末法時期，真學佛的人少，假學佛的多，求佛的多。但真學佛的也有。致力於和平教育的仁慈長者，當代高僧淨空法師，就是一位真學佛的人。他的行為就像當年的釋迦牟尼佛一樣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

生得離苦。他不僅愛自己的祖國、同胞，更愛世界人類，極力倡導宇宙和諧，世界一家。幾十年來，他不疲不倦的奔波於世界各地，到處去弘法利生，使人們獲益匪淺，也得到許多國家領導人的尊崇，百姓的愛戴。为了更好的落實聖賢佛陀的教育，他極力的倡導國家與國家可以團結、派系跟派系可以團結、種族跟種族可以團結、宗教跟宗教可以團結。他不但說到，也做到了，用實際行動在新加坡團結了九大宗教，使九大宗教親如一家。

如今老法師看到世界各地青少年的犯罪率高了起來，人們的道德品質急遽下降，老法師痛心疾首。他認為這些犯罪的人本性也是善良的，只是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，善人、惡人都是教出來的。他雖已八十的高齡，度化眾生仍然是孜孜不倦，他要以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好人是教出來的，人們是可以教導的。他在他的家鄉安徽省廬江縣湯池鎮，辦了一座德行教育學校，培養大批的師資力量，讓這些老師們深入各家各戶，去用倫理道德的觀念教化著每一個人。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，湯池鎮的風氣有了明顯的好轉，婆媳不再吵架，夫妻已經和睦，使那裡的人們家家幸福，人人快樂，沐浴在和諧的春風裡。老法師的悲心弘願無人能比，他是一個真正學佛的人，把佛陀的教育落實在現實生活當中的人。只可惜這末法時期的芸芸眾生，有幾個能做到這一點？那李氏夫人對自己兒子的執著是可以理解的。

盧行瑄一看李氏夫人面色蒼白，欲哭無淚，知道她傷心已極，急忙相勸：「夫人，妳不要難過，保重身體，能兒還需要咱們來撫養。再說世事變化莫測，他將來要做什麼還不一定，妳何必把和尚的話當成真？妳想，我兒子將來要是真做了和尚，那也是天意，誰家生孩子能滿室的毫光，滿屋的香氣？我兒日後要是真能做和尚，超度歷代祖先，度化社會大眾，那我夫妻也不白養兒一場，也是咱

們的榮耀！」諸位，您聽聽，盧行瑫這番話說得多好聽。這深明大義的話語可不是他的心裡話，他要是真這麼想，他先前就不會痛苦、憂愁，也不會否認惠能之名了。他何嘗不希望兒子走常人之路，成家立業，傳宗接代？這麼說只不過是為安慰李氏夫人。您別說，經盧行瑫這麼苦苦一安慰、一勸說，李氏夫人還真止住了悲傷。這夫妻倆到了此時，真是喜也不是，愁也不是，樂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百感交集，說不出來是個什麼滋味兒。

夫妻倆對惠能百般愛惜，千般的呵護，真是腦袋頂著怕嚇著，胸前抱著怕壓著，嘴裡含著怕化了。不同心情的人對時間的感受也有所不同，有的人常覺得光陰似箭，過得太快，而有的人卻感到度日如年，過得太慢。盧行瑫夫婦含辛茹苦撫養惠能，熬過了一日又一日，熬了一月又一月，好不容易熬過了三個春秋，盼到惠能三歲，見惠能結實健康，他們才把一顆心放下來。當惠能吃力的喊出第一聲「爹爹」的時候，把個盧行瑫樂得喜淚交流，一把抱住惠能：「能兒，為父終於盼到了這一天，盼到了我的親生兒子喊我為爹爹的這一天了。這一天我盼了十幾年，來之不易，能兒。」盧行瑫眼望著兒子漸漸長大而高興，可是他又為自己這漸不能支的身體而憂傷。

他自從被貶官後，經常痛恨官場黑暗，世道不公，每到逢年過節或者父母壽辰、忌日，他就追憶傷懷，情緒不佳。又因為自己膝下無兒，十多年來總是日思夜盼，鬱鬱寡歡。兒子降生後，又遇那行蹤奇異的老僧登門奉諱，告知他兒子將來是佛門中人，令他驚恐不安。再加上身處荒涼的異地他鄉，孤獨寂寞和對周圍環境及氣候的不適應，竟使他身心交瘁，百病纏身。近日來漸覺得身體難支，李氏夫人忙為他請郎中，用藥治療。日復一日，盧行瑫的病情也不見好轉，李氏夫人只得到處延醫調治，把家裡的微薄積蓄都花光了

，盧行瑫的病情還是沒有減輕。沒辦法，只好變賣田產為盧行滔治病。

盧行瑫雖然做過官，可他是清官，並不富有，貶官來此，所帶的銀兩不多，又都治備了田產。如今他見夫人為給自己治病，把家中僅有的一點田產也變賣了，他十分的難過。人都說「有啥別有病，缺啥別缺錢」，可是盧行瑫還正相反，是連有病再缺錢，真是處境艱難。他知道自己已經是油盡燈枯，說啥也不讓夫人再給他延醫用藥了：「夫人，佛陀難度無緣眾生，醫生難醫命盡之人，我已經油盡燈枯，無藥可醫了，你不要再為我空費錢財。妳隨我千里迢迢至此，舉目無親，求借無門，若把這唯一的一點薄產也耗盡了，我西歸之後，妳和能兒如何生存？我不能把能兒拉扯大，不能把能兒扶養成人，不能再繼續疼愛他，已經很對不起他。妳要念及咱夫妻的情分就聽我一句勸，別再為我空費錢財了，把這些錢用來撫養能兒。他是我盧家唯一的骨肉，唯一的希望，妳無論如何要把他拉扯大，千萬別讓他吃苦遭罪。」「夫君放心，我會細心照料能兒的，可是我更要為你治病，就是砸鍋賣鐵，挨門乞討，我也要把你治好，讓你好好教導能兒，讓我們的能兒父母雙全。再說，你我夫妻相依相伴幾十年，要不把你的病治好，讓我如何心安，如何獨活世上？」盧行瑫一看，痛苦萬分：「夫人休出此言！」

盧行瑫知道自己病入膏肓
不由得五內如焚把抓柔腸
禁不住含悲忍淚他把話講
叫夫人為夫之言聽其詳
有生必有死後浪催前浪
自古來生老病死理應當
人生在世間上誰都一樣

虛幻軀焉能夠免得無常
春日裡才看見楊柳綠放
秋風中又見到菊花變黃
看破這聚散無常寬處想
因果循環之理不能更張
能兒還需要妳把他扶養
望夫人保重身體莫悲傷

李氏夫人見盧行瑫說啥也不肯延醫用藥，十分的痛苦，急忙的喊惠能：「能兒，快叫你爹爹吃藥。」小惠能一聽，像懂事似的，蹣跚的走到爹爹的床前，不停的喊著：「爹爹吃藥，爹爹吃藥！」盧行瑫眼望賢妻愛子，把抓柔腸，刀剝心肺，實難割捨，只好端起了藥碗一飲而盡，他多麼希望能借助藥力把自己的生命留住。人到這個時候最淒慘，也最可憐，不想死又沒有辦法不死，痛苦之情可想而知。有人能抵抗百萬大軍，卻沒有人能抵抗死神的來臨。死亡是世上最可怕也最公平的一件事，無論榮華富貴還是貧窮卑賤，都會有這麼一天。人命在呼吸間，人無法管住自己的生命，更無人能擋住自己讓他永住人間。盧行瑫也一樣主宰不了自己的生命，儘管他難捨妻兒，可是又沒有辦法，還是拋下妻兒，離開人世。